

世界名家名著名译——大众丛书

SHIJIEMINGJIA MINGZHUMINGYI

(俄)契诃夫著

套中人

李辉凡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I511. 244

5

名著名译

(俄)契诃夫著

# 套中人

李辉凡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套 中 人

[俄] 契诃夫 著  
李辉凡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套中人 / (俄) 契诃夫著；李辉凡译。--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8  
(世界名家名著名译大众丛书)  
ISBN 7-5033-0889-3

I . 套… II . ①契… ②李… III . 小说-作品集  
-俄罗斯-近代 IV . I511.24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字数：169 千字 印数：10,001—21,000

定价：8.00 元（膜）

## 致 读 者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自身的不朽价值和艺术魅力受到世人的喜爱，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便常常形成热点。本社组织翻译出版这一套“世界名家名著名译——大众丛书”，绝非想赶风潮凑热闹，也非瞅着这块市场有什么大利可图，是市场的现实和读者的愿望引起我们一番思考后采取的一个举措。

世界名著，因其经典，配以豪华装帧，出版“珍藏本”、“礼品本”顺理成章；然以目前人民大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准，收藏图书者、以书送礼者，在读者中能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世界文学殿堂中，经典作家多如繁星，经典作品浩如烟海，以工程式的鸿篇巨制“文库”、“套书”出版当无不可；但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生、青年、个人有这种购买能力者、有时间通读者，又会有多少？“大众丛书”的出版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大众，开宗明义即人民大众。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我们的出版工作也是为人民大众的。策划者为这套丛书刻意设计了一个类似商标的标志，图案是一只眼睛，瞳仁由

“D”和“Z”（即“大众”二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其含义无庸赘述。这一标志概括了这套丛书的出版主旨，我们给它定的位置是：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名家翻译，高品位，低价格，面向大众，面向学生，面向社会青年，面向工薪阶层。

《大众丛书》拟从世界范围内遴选 50 位经典作家，从每位作家的著作中精选其最有代表性的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名篇结集，一位一册。图书定价比现时市场的通常书价标准下降 30%，把出版社的利润直接让给读者，我们希望通过出版这套丛书，使更多的读者以尽量少的投资，花尽量少的时间，尽量多地欣赏到世界优秀文学名著。

但愿广大读者能接受我们的一点微薄心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7

## 前　　言

契诃夫是俄国 19 世纪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和艺术革新家，也是世界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宗师之一。他写小说，也写剧本，但首先是以其精美绝伦的中短篇小说跻身于世界经典作家之列的。他作品甚丰，本书只选译了其中的十篇。篇什虽少，却囊括了作家早期、中期和晚期思想艺术上最具代表性和最重要的作品，可谓精品中的精品，也可以说是契诃夫艺术魅力的集中展示。

契诃夫的创作时期是从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初的头几年，这正是俄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的时代，专制、暴力盛行，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伪善、愚昧和专横到处可见，庸俗、懒散、空虚形影相随，俄国已经到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了。列宁说，“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sup>①</sup> 契诃夫的作品及其书中的人物就是在俄国革命风暴的前夜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

契诃夫的早期创作多为幽默诙谐小品，但也不乏内容深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449 页，人民出版社，1958 年。

邃、艺术形象完美之作，如《迟开的花朵》、《变色龙》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者叙述了一位家境败落的贵族小姐的恋爱悲剧，凄婉感人。后者则生动地勾勒了一个阿谀权贵、看风使舵的奴才形象，沙皇鹰犬的嘴脸跃然纸上。《苦恼》、《万卡》等是中期作品，表明作家的笔锋已由幽默、讽刺转向了对日常生活中的劳苦大众特别是小人物的关注，对旧制度的批判。笔触冷静而忧伤，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六号病房》、《套中人》、《醋栗》、《姚内奇》和《宝贝儿》等已经是90年代以后写的巅峰之作，是作家揭露庸俗、鞭挞保守、落后、愚昧的小市民习气的佳作，充满讽喻和哲理的思考，同时明显地加深了社会批判力度。六号病房不啻是一座可怕的监狱，同时也是整个沙皇俄国的缩影，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新娘》是作者的最后一个短篇力作，其女主人公已经是一个新人形象，她毅然地告别了猥琐、庸俗的过去，勇敢地走向了新的生活。

综观契诃夫的创作，包括其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尽管题材、内容极为广泛，但其最基本的主题乃是：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生活的失败者，都是想过美好生活而不得的悲剧人物。而这种悲剧的原因是由社会现实本身造成的，因此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的冲突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人与环境的冲突。他们都是些被周围环境压得透不过气来、苦闷万分的人，他们抱怨、痛恨黑暗的不公平的现实，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这一呐喊声正是作品的基调，也是作者所精心营造的一种心理磁场。这种情绪一旦传达出来，就能使读者产生心灵的感应。这也许就是契诃夫作品的艺术奥妙之处。

契诃夫最本质的艺术风格是：幽默、含蓄、冷静、深沉。他憎恨庸俗，反对一切恶势力，然而他的憎恶和反对并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强烈地抗议”和“激烈地批判”，他不肯高声地公开地对人们说：啊，你们应该如何如何……而是通过比较隐晦的平和的方式，“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和幽默的温和的微笑描写人生的丑恶，很少有人在他那些短篇小说的美丽的外衣下面，看出那个严厉斥责的含意来”。<sup>①</sup>他通过自己的艺术，化腐朽为神奇，把丑恶的生活演化成艺术的美。他的作品本身是美的体现，是美的化身，它能给读者以涤荡灵魂的教诲和陶冶情操的审美享受。

契诃夫又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他的作品取材于日常生活，思考的却是重大社会问题。文笔精练简洁，形象极富表现力，故事引人入胜。其精湛的技艺为当代世界短篇小说艺术树立了典范。

译　　者

1997年7月

---

① 高尔基《回忆录选》第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 世界名家名著名译—大众丛书

## 第一辑

- |           |                |
|-----------|----------------|
| 卡尔美拉      | (意) 亚米契斯 著     |
| 地下室手记     |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
| 三怪客       | (英) 托马斯·哈代 著   |
| 卡 门       | (法) 梅里美 著      |
| 套中人       | (俄) 契诃夫 著      |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奥) 斯特凡·茨威格 著  |
| 黛依丝       | (法) 阿纳托尔·法朗士 著 |
| 沙漠里的爱情    | (法) 巴尔扎克 著     |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美) 菲兹杰拉德 著    |
| 热爱生命      | (美) 杰克·伦敦 著    |



SHIJIE MINGJIA  
MINGZHU MINGYI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顾 问: 朱 虹(英语文学)

刘 宁(俄语文学)

柳鸣九(法语文学)

张 黎(德语文学)

吕同六(意大利语文学)

策 划: 程步涛 黄国荣

主 编: 周启超 成 心

责任编辑: 余 戈

责任校对: 吴 汇

装帧设计: 陈亦逊



# MU 目

# LU 录

致读者.....	(1)
前 言.....	(1)
迟开的花朵.....	(1)
变色龙 .....	(53)
苦 恼 .....	(58)
万 卡 .....	(66)
六号病房 .....	(72)
套中人.....	(139)
醋 栗.....	(156)
姚内奇.....	(169)
宝贝儿.....	(193)
新 娘.....	(208)

# 迟开的花朵

献给尼·柯罗包夫<sup>①</sup>

—

事情发生在秋天一个阴郁的午后，在普里克朗斯基公爵的家里。

年老的公爵夫人和玛露霞公爵小姐在年轻公爵的房间里站着，绞着指头在求他。他们一次一次地提到基督和上帝、荣誉、父亲的遗骸，只有不幸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才会这样地苦苦哀求。

公爵夫人一动不动地站在他面前，哭泣。

她不停地哭，不停地说，打断玛露霞的每句话，还对公爵大加责备，时而说出许多刻薄的甚至是骂人的话，

---

① 柯罗包夫是契诃夫的大学同学、好友。

时而又对他表示温存体贴，并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她成千次地提到商人富罗夫如何向他们逼债，提到已故父亲的骸骨如今如何地在棺材里不得安宁，等等。她甚至还提到了托波尔科夫医生。

普里克朗斯基公爵一家从前是瞧不起托波尔科夫医生的。他的父亲森卡是农奴，是已故公爵的近侍；他的舅舅尼基福尔至今仍是叶果鲁什卡的近侍。而托波尔科夫医生本人，童年时由于没有把公爵家的刀叉、皮鞋和茶炊等擦干净而被他们打过后脑勺。可是现在怎么样呢，岂不荒唐？他竟然成了一位名声显赫的青年医生，住得跟老爷一样，在一所非常大的房子里，出门坐双套马车，好像要故意刺激一下普里克朗斯基家的人似的，因为他们现在出门都是步行了，即使雇马车，也得讨价还价半天。

“大家都尊敬他，”公爵夫人哭哭啼啼地说，也不拭眼泪，“大家都喜欢他。他有钱，又是个美男子，到处受到款待……他就是你的仆人尼基福尔的外甥！说起来真丢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品行很好，不纵饮作乐，不同坏人交往……从早到晚地工作……可是你呢？我的上帝啊！去啊！”

公爵小姐玛露霞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她长得俊俏，像英国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一样，有美丽的亚麻色的卷发，一双又大又聪慧的眼睛，颜色宛若南国的天空。她也费了不少力气恳求她的哥哥叶果鲁什卡。

她跟母亲同时抢着说话。她吻她哥哥刺人的、散发着酸臭酒气的唇髭，抚摸他的秃顶和脸颊，像受了惊吓的小狗一样，依偎着他。她说的全都是温柔亲切的话。公爵小姐不会对哥哥说一句哪怕近似带刺的话。他非常爱哥哥。退伍骠

骑兵叶果鲁什卡公爵是最高真理的表达者、最高美德的模范！她相信，而且狂热地相信，这个酗酒的蠢货有一颗神话中的仙女都会羡慕的心。她认为他是一个不得志的人，没有被人理解、没有得到承认的人。她几乎带着兴奋的心情原谅她哥哥的酗酒和放荡行为。可不是吗！叶果鲁什卡早已让她相信他是由于痛苦才喝酒的：他是要用葡萄酒和白酒去淹没燃烧他心灵的绝望的爱情，他投入那些淫荡的女人的怀抱是为了竭力要从他那骠骑兵的脑袋里把她的美丽的形象排挤出去。而又有哪一个玛露霞，哪一个女人不认为爱情是可以使一切得到原谅的无比正当的理由呢？哪一个女人不是这样呢？

“乔治！”玛露霞说，依偎着他，吻他那枯瘦的红鼻子的脸，“你是由于痛苦才喝酒，这是实话……不过，既然是这样，你就把一切痛苦都忘掉吧！难道所有不幸的人都得喝酒吗？你忍耐点，勇敢点，克制自己一下吧！做个英雄好汉！像你这样有才智、这样正直又有爱心的人是能够经得住命运的打击的！啊！你们这些不得志的人，都是那么懦弱……”

于是玛露霞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罗亭（请读者原谅她吧），并开始对叶果鲁什卡议论起这个人物来。

叶果鲁什卡公爵躺在床上，两只发红的兔子眼睛望着天花板。他头脑里乱哄哄的，不过肠胃里却有一种酒足饭饱的愉快感觉。他刚吃完午饭，喝了一瓶葡萄酒，这时吸着三戈比一枝的雪茄烟，正在纳福呢。在他的迷糊的大脑中和痛苦的内心里萦绕着最杂乱的思想和感情。他可怜哭哭啼啼的母亲和妹妹，同时又很想把她们从房间里赶走，因为她们妨碍他小睡一会儿，打一会儿呼噜……他很生气，因为她们胆敢教训他，同时他又受到（大概也是很小的）良心的小小的谴责。

责。他愚蠢，但也还没有愚蠢到看不出普里克朗斯基家的的确已经败落了，而且这部分地是由他造成的。

公爵夫人和玛露霞恳求了很久。客厅里的灯已经亮了，来了一个客人，而她们却还在恳求他。最后，叶果鲁什卡由于躺着不能睡觉，心烦了。他伸了个懒腰，骨节咯咯作响，说：

“好了，我改过就是了！”

“这话是真心真意的吗？”

“说假话就让上帝惩罚我好了！”

母亲和妹妹一把抓住他的双手，逼他再一次对上帝起誓，凭人格起誓。叶果鲁什卡就再一次对上帝起誓，说如果他再不停止这种乱七八糟的生活，就当场让雷劈死。公爵夫人又要他吻圣像，他也就吻了圣像，并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总之，他做得十分地道。

“我们相信你！”公爵夫人和玛露霞说，并扑过去拥抱叶果鲁什卡。

她们相信了他。可不是，最真诚的话，殊死的发誓，对圣像的吻，这些加在一起，怎么能不相信呢？况且，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不顾一切的信任。她们复活了，两人都喜气洋洋，如同犹太教徒庆祝耶路撒冷复兴一样庆祝叶果鲁什卡的新生。她们送走了客人之后，便在一个墙角坐下来，小声地谈论着她们的叶果鲁什卡将如何地变好，如何地过新生活……他们断定，叶果鲁什卡将来前途无量，会很快地改变他们家的境况，她们就再不会像现在那样极端贫穷了。这贫穷是一条讨厌的鲁比肯河<sup>①</sup>，凡是挥霍了家产的人都不能不渡

① 意大利的河名。古罗马凯撒曾不顾禁令越过这条河而引起内战。

过它。她们甚至断定叶果鲁什卡一定会娶一个有钱的美人，因为他是那么漂亮、聪明，而且门第显赫高贵，未必能够找到一个胆敢不爱他的女人！结束时，公爵夫人还讲述了祖先的家谱，而叶果鲁什卡也很快就会开始效法祖先。普里克朗斯基的祖父是公使，会说欧洲各国所有的语言；父亲是一个著名军团的司令官……而儿子将来也会……将来也会……会做什么呢？

“您一定会看见他将来做大事的！”公爵小姐断定说，“您一定会看见的！”

她们上床睡下后，又谈了很久关于他的美好的前程。她们睡熟后，又做了许多令人神往的梦。她们在睡梦中还幸福地微笑——这些梦太好了！这些梦多半是命运用来补偿她们第二天所经受的那些恐怖的。命运并不总是吝啬的：有时它还提前付给你一些恩惠呢。

深夜三时许，公爵夫人正好梦见她的宝贝儿子穿着豪华的将军制服，而玛露霞则正在梦中为她那发表演说的哥哥鼓掌。这时普里克朗斯基家门口来了一辆普通的出租马车，马车里坐着花卉饭店的仆役，他怀里抱着醉得跟死人一样的叶果鲁什卡公爵的高贵的身体。叶果鲁什卡已完全失去知觉，在仆役的怀抱里摇摇晃晃，活像一只刚宰好送往厨房里去的鹅。马车夫从车座上跳下来，拉了拉大门口的门铃。尼基福尔和厨师付了车费，便把醉汉的身体抬上楼去。老尼基福尔既不惊讶，也不害怕，用习惯了的手势脱去那不会动弹的身体上的衣服，把它放进羽绒褥子里头，盖上被子。仆人们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早已看惯了自己的老爷变成必须抬上来、脱去衣服、盖上被子的东西。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惊奇，一点也